

血腥发迹 街头火拼 内外勾结 欺男霸女
刀尖舔血 亡命天涯 穷途末路

档案揭秘真实的东北黑帮 **真实的年代风云录**

1983

桥 横◎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桥 横◎著

198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83 / 桥横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5387-3978-7

I. ①1… II. ①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1763号

出品人 陈 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刘瑀婷

装帧设计 陈 阳

排版制作 刘 薇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1983

桥横 著

出版发行 /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×1000毫米 1/16 字数 / 585千字 印张 / 28.25

版次 /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4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001

江湖老大柏玉堂在江边开了一个武馆，这座房子是他师傅留给他的。他的师傅田福才过去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当过保镖，是东北出名的八极拳王，精通周易，会算卦，会治红伤，仗义疏财，广交朋友，弟子遍布全省。

第二章 019

刁成龙发话了，信用社是抢定了，动真格的真要干了，几个人七嘴八舌，议论出来了一个方案，逃跑的路线也选定好了，分头跑，最后在北方边境会齐，出国境。郑飞虎还煞有介事地绘制了一张信用社的地形图，标明了方位，交给刁成龙现场指挥用。

第三章 035

晏兆麟的指纹比对也没有成效，现有的指纹档案里没有对上号的，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进入档案。这枚指纹暂时只能保存下来。

第四章 049

“师叔在上，受师侄一拜。”青年人说着规规矩矩地跪地磕头，磕的地面咣咣响，看出来是练过铁头功的。

“那可使不得的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我们这里都是论哥们儿的，权利地位平等。”柏玉堂说着弓腰拽起了青年人，他不能再装大了。

第五章 060

这楼道里怎么了，谁家这么懒，把脏水直接倒楼道里了，太缺

德了。楼下几家住户的人气愤地往楼上逐层寻着脏水的源头。他们找到了四楼的林家，水是从他们家的门下边溢出来的。他们敲门，但屋里没有动静，使劲推门，可门是锁着的。

第六章 080

夏日的阳光下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双手举着血衣，跪在云江市委的大门口痛哭，要求面见云江市的最高领导——市委书记，强烈要求政府严惩杀人凶手。

第七章 097

小服务员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一进审讯室腿肚子就突突起来，他吓蒙了，感觉在暗淡的灯影下，审讯自己的警察是那樣的魁梧高大。他揉了一下眼睛，认出了这几个警察就是白天在饭店吃饭的那几个人。

第八章 111

“寒什么心，你要给弟兄们起点儿好的带头作用，别里挑外掇的。杨月笙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有一口气你就别想当老大……”柏玉堂终于领悟到老大的分量，谁当老大那就预示着他早晚要上断头台的。

第九章 129

吴越越对雷陀的印象不错，喜欢他浓重的男人气质，贵儿都没打端起杯就干了。酒一下肚她就感觉天旋地转，眼前的一切都晃动起来……她哪里知道王成雨早就在她的酒里做了手脚，趁她不备把一包麻醉药放入了杯里。

第十章 148

狄远长调阅了钟表店案件的原始卷宗，举报信中的情况与卷宗的情况完全吻合，这是知情人的举报。案件露头了，是不是内讧？

第十一章 159

柏玉堂又留下来一个人看家，他担心自己老巢被端了。临行前他又卜了一卦，竟然主凶。魏元宝提醒了他一句：“大哥，要不别去了。”

“消停干好你的事情，别的事情少掺和。”他没有理睬魏元宝，带着人气势汹汹地出发了。

第十二章 169

渡口是江水大甩弯的地方，凡是云江溺水的尸体都是在这个地方晃出水面的。按时间上算计，尸体应该冲下来了。

第十三章 179

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传来了，就像是墙壁穿透进来的：“刁大鼻子，拿命来……拿命来……”这声音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，到底是人还是鬼？

第十四章 189

“我就是不服，你要强奸我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把我杀了。”女人的性格刚烈，就是反抗，坚决不从。她一口咬住了歹徒的手，鲜血淌了下来。

第十五章 200

狄远长把自己的手枪推上了子弹，夜里恐怕就要真枪实弹地拼一场了。刑警队全体人员集结待命，调集精干警力加上武警战士迅速行动，把刁成龙的居住地东大滩的外围铁桶般的围住了……

第十六章 216

狄远长的思路非常清晰，任务分配完毕。“午夜行动，到时候听我的命令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，违者按违纪严肃处理。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”“没有！”抓捕人员的声音齐刷刷地响起。

第十七章 228

“佟队长，我觉得你是一个讲感情讲义气的人，我就和你说句心里话，我不想死，我想问你一句，我要是协助政府把郑飞虎、殷雪豹抓回来，能不能饶我不死？”

第十八章 242

卷宗里夹带着一张人流病志，上面的姓名是李月。宋华山在几次的审讯中都说他不知道这张病志是怎么回事，病志是在他妻子工厂的更衣箱里发现的。

第十九章 256

“你怎么才来呢，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，今天又有几个弟兄进去了”殷雪豹压低了声音凄惨地说，“虎哥，龙哥是难逃一死了……”

第二十章 278

在这一带的夜里经常发生“勒死狗”的案件，就是劫匪用绳套趁行人不备套住脖子背上就走，还没有走出胡同口人就断气了，趁机把被害人身上的钱财洗劫一空，然后就把尸体戳在墙上……

第二十一章 292

晏兆麟刚走，魏云宝到了。大门被叩响了，保姆迎了出来。魏云宝急火火地说：“我是专程从市里来看大舅的，有急事和大舅说，我是他外甥。”

第二十二章 307

殷雪豹挥手一掌把魏云宝打昏了，他又抓起了一块大石头朝他的头部砸去，要结束魏云宝的性命。这时，他想起了魏云宝的救命之恩，那天要不是魏云宝挡着，他就死在雷陀的手里了。

第二十三章 319

她没有害怕，她已经隐约看见了胡同口的丈夫，突然骑车人像演杂技似的，单手脱把，俯身给了她臀部一下子。一阵剧痛袭来，她惨叫了一声捂着屁股倒地了。

第二十四章 335

殷雪豹带着娟子下山给公安局值班室打电话：“是公安局吗，南云山荷花池边发生杀人案了，快来吧，是南云山姓田的那小子带人干的，他叫田春林。”

第二十五章 350

“走，我们赶紧去追。”派出所长把枪推上了子弹，带着几个民兵跳上了马车。车老板儿一甩鞭子，马打着响鼻奔跑起来。他们很快赶到了现场，雪窝里留有一条月经带，周围的白雪被经血染红了。

第二十六章 360

这是第二现场，狄远长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太残忍了。罪犯是大摇大摆地离开现场的，雪窝里留下了他们的脚印……

第二十七章 372

殷雪豹直奔莲子姥姥家逃去了，几十里的山路他一天就走完

了，他现在走山路已经有了经验，就是沿着山麓走，山下有什么情况一目了然。

第二十八章 390

贺东汉沉思起来，案情大白了，他审判的确实是一个冒牌殷雪豹，真的殷雪豹还在社会上逃之夭夭。

第二十九章 408

黄镇山没有食言，他及时和公安内线侦查员取得了联系。内线说过不抓住殷雪豹是不会露面的。狄远长的眼圈红了，这是一个多么英勇的人民警察，出生入死，甘当无名英雄。

第三十章 418

贺东汉给武警队长举旗示意执行。武警队长举起了指挥旗，一排枪声响过，罪犯齐刷刷地倒地了。

刁成龙喊了一声：“弟兄们，走了……”他的声音被枪声淹没了。

尾 篇 430

“严打”斗争已经成为历史，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。几个春秋过去了。它带给我们的反思是，今后还会有“严打”这种激烈的斗争形式吗？

再版后记 440

第一章

江湖老大柏玉堂在江边开了一个武馆，这座房子是他师傅留给他的。他的师傅田福才过去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当过保镖，是东北出名的八极拳王，精通周易，会算卦，会治外伤，仗义疏财，广交朋友，弟子遍布全省。

历史决定命运，历史改变命运，历史却也可以毁掉一代人的命运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，五十岁以上的人多数都会记得，那一个特殊的狂热年代。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畸形的心态，是非标准完全颠倒了。“文革”已经进入了高潮，人们仿佛在一夜间变得疯狂起来，破“四旧”，搞“武斗”，工厂停工，学校停课，大批的学生浪迹社会。

刁成龙、郑飞虎、殷雪豹三个人都是初中一个班级的同学，他们正处于热血沸腾的青春时期，对理想前途也有着美好的憧憬，也喜欢佩戴领袖的像章、穿草绿色的军装。然而，他们的家庭出身决定政治与他们无缘，于是他们自我抱团初步形成了小团体，刁成龙的年龄最大自然就成了头。刁成龙的家庭倒是苦大仇深，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，可是他认为家里的贫穷是莫大的耻辱，是他家祖上在旧社会的无能，要是他早出生在旧社会没准能发财呢，他的错误言论受到批判，定性为攻击社会主义，他在学校里被专政了一段，查了祖孙三代没有发现问题，放了出来，戴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。郑飞虎的父亲曾经是抗联部队第一路军的团职干部。遗憾的是革命胜利后为了女人放弃了信仰，跑到了朝鲜，这个问题和政治绑到了一起，无疑，郑飞虎的家庭出身决定他属于不能重用的“黑五类”。殷雪豹的父亲曾是位铁合金技术专家，却不知为啥被定性为苏联间谍，受到残酷迫害，不堪忍受折磨投云江上游的玉龙潭自尽。他也属于“黑五类”的子弟，不可重用。他们三个人对社会都有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，后来演变成对社会的仇恨。60年代末期，他们都响应号召下乡了，来到了当年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龙首山山区，聚居在山谷里的一个集体户，在枯燥乏味的东北冬季里开始了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专业课程。

集体户的房子由国家出资承建，建在村头高岗的山坡上，是村子里最高处的房子，可以俯视整个村落，体现出明显的革命性。三间红砖到顶明亮的大瓦房，分东西两屋，东屋是男生，西屋是女生，中间是由两口大锅组成的灶房，屋里有一口压井，当时在山里就是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了，吃水的问题解决了，这是农村生活的一件大事。他们户的村子还通电，他们几个还有几部半导体收音机，相比之下那就是奢侈的消费了。仇金瓶、梦茜、梁娟她们几个都是后几届的毕业生，陆续来到了学校包片的这个户里，很快他们就和刁成龙、郑飞虎、殷雪豹滚到了一起。最初的时候集体户还有贫下中农大叔担任户长带着他们干活，业余时间学习领袖的著作。开始小青年干农活的兴趣很浓，时间长了，就不正经地劳动了，学习也荒废了，老户长的话不好使，说谁也不听了，老户长一生气辞职不来了。小青年们自由了，就像出笼的鸟儿在天空中任性飞翔。时间长了村里就没有人管他们了，他们开始在广袤的农村大地里游逛，他们把农民的陋习几乎都学会了，可以边抠脚丫子边吃饭，谁放个屁、擤个鼻涕都不在乎。菜里落个苍蝇、饭里有了沙子、酱里有了蛆虫什么的都能吃得下去。村子里谁家杀猪、勒狗、宰羊了，一旦得到了消息、闻到了香味不请自到，进屋大大忽忽地嚷着，嫂子有好吃的怎么不告诉我们，上炕盘腿挤个位置就吃。他们不管年龄大小，和村里的女人没深浅地开着荤素玩笑，掺和着人家两口子之间的玩笑，他们的性知识几乎都是那时候学会的。随着一批批知识青年的回城，集体户相继垮了。没有回城的青年孤独无聊，胆子越来越大，偷鸡摸狗什么事情都敢干了。户里分工明确，男生负责偷吃的东西，女生负责做熟。刁成龙他们几个家里都有一定的“背景”，回不去城，最后集体户就剩下他们六个人了，三对男女公开住到了一起。

信念的迅速崩溃，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了思想的束缚，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如同没头的苍蝇，东蹦西撞。他们在农村开始称王称霸，打遍整个乡里没有对手，专挑不服者收拾，当地的土流氓都被他们打跑了或被打服了，有的拜他们为大哥归顺臣服。由此，他们声威大震，无人敢于和他们相匹敌，俨然成了一方的霸主。地里的农活他们从来不去干，户里自留的菜地长满了青草，猪圈的木头也拆了烧火，锅碗瓢盆几乎都打碎了，集体户的日子眼瞅着就要过黄了。

北方的冬季生活漫长而又枯燥，大山里人迹罕至，野兽出没。村民到了猫冬的时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偷摸打个小麻将、纸牌什么的，屯大爷则窜东家走西家，找女人的便宜。勤快的山民们去深山里套野鸡、野兔等小动物，个别有猎枪的进山去猎野兽。入冬后，大雪封山，集体户里吃的、烧的都成了问题，过冬前也没有准备好充足的烧柴，炕几乎总是凉的。装粮食的缸是空的。整个山谷里除了满目的皑皑白雪，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。天上飞的有野鸡，地上跑的有狍子、野猪，这

些野兽他们都抓不着。饿急了没有吃的就偷，冻急了没有烧的柴火就砍大树。没有什么乐趣就互相折腾男女之间那点事，次数多了也腻歪了。他们什么都敢偷，抓鸡的水平比周扒皮都厉害，十米开外飞石可以准确地击中鸡头。他们的精力出奇地旺盛，可以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走几十里的山路，把邻村老百姓家的大酱缸搬回户里。笨狗、小鸡几乎被他们偷光了。开始还坚守着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后来饿得、馋得连本村的东西也开始偷了，不吃窝边草那是个傻兔子。老百姓开始像恨土匪一样恨知识青年，屯子里的土生土长的小青年也趁火打劫，偷了什么东西都往知识青年身上安。大队长、治保主任、小队长、会计等队干部经常到各集体户找女知识青年的便宜，甚至欺辱女知识青年。“反革命奸污女知识青年罪”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产生的。

一次，大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即大队长以回城相引诱借机调戏了仇金瓶，强行和仇金瓶亲吻，后猥亵了仇金瓶。仇金瓶没有敢动手，主任的大舅哥是公社的副主任，那可是山里的大官。仇金瓶回到户里和刁成龙等人哭诉了被欺辱的经过。这还了得，敢侮辱女知识青年在当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，这是破坏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。刁成龙他们这下子可抓住了把柄，我不管你是谁亲戚，调戏我媳妇决不放过你，就是天王老子都不好使，一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顿。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就是不怕打仗，甚至打生死仗。他们纠集了一群人带着门弓子、铁棒子、七节鞭等家什疯狂地冲到了大队长家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大队长打趴下了，按在炕上扒下裤子又是一顿暴揍，扬言要把大队长摸过仇金瓶的手剁下来。大队长的屁股差点没有被打开花，这城里的知识青年太厉害了，他的媳妇和他一起跪地告饶，答应以后绝不再碰仇金瓶一根毫毛，对她笑一下都不敢，承诺对她的回城要给一个好的指标。另外到杀年猪的时候留给他们户里半拉猪肉、外加板油，作为物质补偿，这在农村是一笔丰厚的大礼了。鉴于大队长也是酒后无德，就是限于摸摸的行为，这样的行为在农村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男女之间摸摸还能有什么后果，况且仇金瓶也不是什么黄花大姑娘。今后回城的事情还离不开大队长，目的达到，这事情就拉倒了。双方握手言和，以后就按哥们儿处了。大队长也没有敢扩张这件事，哑巴亏咽到了肚子里。

事隔不久，在一天午后郑飞虎只身一人窜到邻村的一个老乡家偷了一条狗，他把狗勒死后扛着刚出屯子，就被村里追上来的人抓住了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，他抵抗了一会儿力竭被十几个农民打倒在地，像捆猪似的把他捆了起来，抬着他关进了大队部，对他实行了农民阶级专政。那个大队长借机把自己的一肚子火都发泄到郑飞虎的身上，民兵们对郑飞虎大打出手，他们把对知识青年的仇恨都发泄到他一个人的身上，拳脚、木棒飞了起来，郑飞虎的腿差点没有被打折，一些老太太和年轻

的妇女凑热闹打他的嘴巴，掐他的大腿。她们家里养的小鸡、小鸭、大鹅都被知识青年祸害了，一家子人就是靠下点鸡蛋变现钱买点油盐酱醋、火柴什么的。

刁成龙闻讯从别的公社调来了几十个知识青年，带着匕首、火药枪、棍棒，高呼着口号“革命战友们冲啊……”冲进了大队部抢出了郑飞虎。闲散的农民哪里比得了知识青年团结同心协力，这些小青年各个身强力壮，干农活不行，打仗却是他们的强项。那是一个成建制的红卫兵团队。一经交手社员成了鸟兽散，刁成龙他们争胜追击，把整个电子的社员几乎都给打服了。强龙打败了地头蛇，大队长上门道歉求和。知识青年的实质问题还是一个填饱肚子问题，经过谈判，双方达成协议：今后刁成龙他们决不再去那个电子偷鸡狗，保证兔子不吃窝边草。大队长答应他们每年供给集体户二百斤大米、一百斤小米、一百斤黄豆，三十斤豆油。遇到外村的有什么人来欺负他们，刁成龙他们必须出兵相助。双方握手言和，郑飞虎偷的那条狗也带了回来，好在他的伤都是皮里肉外，养了几天就好了。为了庆贺胜利，他们在集体户里吃了一顿狗肉宴，焖了一锅大米饭。太解馋了，小青年们的肚子里实在也是没有什么油水，一条狗连肉带汤喝个精光，炖的几只小鸡吃得就剩下了骨头，喝光了一大塑料桶橡子酒。狗骨头也砸碎了，留着熬汤慢慢地喝。大队长等人也被请来参加这顿鸿门宴，几杯热乎乎的烧酒下肚论起了哥们儿，知识青年比山里的农民会说，话都说开了，矛盾化解了，公社领导不知道从哪条渠道了解这件事，专门派员过来调查。公社干部来到集体户一进屋只见这么多的知识青年大聚餐，哪里惹得起，三条美女蛇不容分说把两个公社干部脱鞋拽上了炕，当即把他们缠住了，吊膀子、摸手、贴脸缠身的，嗲声嗲气地大哥、领导的叫个不停。两个人安抚了户里青年，他们喝完了一顿大酒，表面上教育训斥了户里的知识青年，带着集体户送给他们的罐头食品回公社了。他们在汇报中把这次知识青年和农民的打仗定性为一般的民事纠纷，大队干部处理方法不当，应承担主要责任。公社的领导对知识青年的问题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处理不好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问题，散发出去对公社也是极其不利的，对发生的问题开会批评一下就拉倒了。刁成龙几个人表示绝不亏待公社的干部，答应他们进城的时候请他们吃大馆子。大队干部再也不招惹他们，农民和知识青年的关系变得和谐了。不时有热心的农民周济集体户的生活，双方相安无事。从此这一带地区稳定了，刁成龙他们也确实说话算数，不负前言，后来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去城里的时候，家里人都是按上等戚接待，好烟好酒好菜招待，云江市的风味馆子都吃遍了。刁成龙他们回城后和农民的关系处得更好了，他们有钱以后也接济了一些农村的贫困户，这是后话了。他们在整个公社里都有了名气，各取了名字的一个字，龙、虎、豹，三个女人都有了自己的雅号，依次称球子，花子，娟子，三个人女人都属蛇，号称青蛇、花蛇、白蛇三条蛇。球子家庭出

身应该算是干部子弟，她的父亲也是一个资深的老干部，“文革”前的官职是云江市民政局副局长，病逝得比较早。球子在学校时曾是很出名的校花，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一张秀气的瓜子脸，舞跳得非常出色，是领袖思想宣传队的成员。遗憾的是她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和刁成龙滚到了一起，成了一个“马子”。她的脾气暴戾，三句话不顺就要动手，不知她从哪里悟出的独门武功，善于飞脚打人，正踢倒踢侧踢都让你防不胜防。她自己说是从小的时候看别人练武功学会的，她就学会了这一招子。在学校的时候男生都怕她，很多男生都依附于她的名分下。中学毕业时候她在社会上已经小有名气了。花子、娟子的名气就远不如她，三姐妹是以球子为大，遇到事情都让球子出面摆平。刁成龙成了龙哥老大，再没有人敢喊他大鼻子了，见面都是一口一个龙哥的亲热叫着。

知识青年的艰苦生活因“一封家长的来信”，迅速得到了明显地改善。知青的生活费用增加了，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，祸害老百姓的事情他们尽量不干或者少干了。他们暂时回不去城，每天就得变着法地自己找乐。

每天晚饭后，他们多数时间都在场院上练武术，他们本领充其量就是三脚猫的本事，论起武功殷雪豹在几个人中多少要高出一筹的，练累了自娱自乐。“龙哥，给我们来一曲。”刁成龙的竹笛吹得远近闻名，市文工团的一个笛子手不服气曾和他比试过，最后在吐音和滑音上远不如他。中学期间，部队前进文工团曾到学校来招文艺兵，一下子就相中了他。可是一考核他的家庭出身不好，他的现实表现更是劣迹斑斑，校方把他划为了没有改造好的子弟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解放军呢，他们遗憾地晃着脑袋走了。那时的刁成龙还是属于年轻小孩不懂事的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，就是好打个仗什么的。他平常最喜欢使用的笛子是用一根铜棍旋成的，这是他父亲传给他的，音色清脆明亮，没有足够的底气是吹不出来高音的，他最擅长的曲子是《我是一个兵》。

“龙哥，再来一曲。”刁成龙又吹了一曲《苏武牧羊》，有人拉起了二胡，凄凉悠长的笛声和二胡合成的曲调，把大家仿佛带到了大草原，带到了楼兰古国。高悬的皓月更增加了他们对家的思念，为自己的前途担忧，有的人落泪了，有的人轻声哭泣。

“哭什么，”球子听着闹心，她扒拉一下刁成龙吹的笛子说：“什么破曲子还值得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掉眼泪，像死了爹娘似的，我们就不信我们能老死在农村，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何处不青山。我看这地方也不错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天天三个饱一个倒也是神仙般的生活，比城里强多了。龙哥你来一个欢快点儿的，让大家高兴一下。”球子把事情看开了，她觉得在城里不如在农村潇洒，她简直就是这里的公主、皇后。

刁成龙来了一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，然后又是一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他又吹了一曲马思聪的《思乡曲》，他也落泪了。“我们什么时候能返城呢？”知识青年当年最盼望的就是这一件事，谁也不想把自己留在农村，回到城里就是扫马路、淘厕所都行。可是干部子弟、城里有门路的、有势力的、家庭出身好的人都走了，出身不好的人恐怕就要扎根农村了。有的人找了农村的媳妇，生了孩子，但遇到最大的难事就是口粮问题，地是有数的，加人不增地，他们在贫困线挣扎着。

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，知青的政策放宽了，刁成龙他们几个都被招工返城了，他们高喊着领袖万岁的口号，把集体化户的门窗烧了。他们是最后回城的，好企业的指标都满了，他们被安排到了大集体企业。那时，大集体的工人和国营企业的工人比起来在社会上低人一等，待遇上也有明显的差别，没有公费医疗，工资也难以保障。青年找对象都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很少有国营的姑娘找大集体工人的。他们的工种不是烧锅炉的就是翻砂铸造工，几个女的也都是在食堂后勤工作，他们干了一段索性不上班了，在社会上混了起来。通过哥们儿的介绍，他们拜到了当时云江市的武术大师——柏玉堂的门下，想学几手独门武功闯荡天下。从此，也为他们和柏玉堂的恩怨埋下了伏笔，最终柏玉堂由他们的恩师变成了他们的死敌。

云江北岸边的一个古色古香的两院落四合院，高大的飞檐门楼，黑漆大门上镶嵌着两个金色的虎头门环，远远望去就知道这是一个富有的人家。院门的台阶可以直通江边下挂子捕鱼捉虾，一条船就停在江边随时可以过到南岸。进入院门迎面是一座汉白玉镶嵌的影壁，上面用欧体书写的一个硕大的武字。院子中间的一棵大柳树蓬散着枝叶，院子花池里的花竞相开放，散发着芳香。一代武术宗师柏玉堂就住在这里，他没有固定职业，靠开武馆为生。

这座四合院是柏玉堂的师傅——田福才留给他的，他是田师傅的三弟子。师傅田福才年轻的时候曾给伪满洲国皇帝当过贴身保镖，是东北出名的八极拳王，精通周易，会算卦，懂中医、会治外伤，仗义疏财，广交朋友，弟子遍布全省，尤其是马上的功夫何其了得，一把青龙枪耍的出神入化，可以枪挑飞蛾、蚊蝇，相传田老师傅自己用的那把枪是岳飞岳武穆的，是他的师爷留下来的，至于证明那把枪的出身和怎么到他的师爷手里，现在都无法考证了，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了。解放后，冷兵器的已经时代过去，田师傅一身的好武艺派不上用场，只能是作为强身健体的一项运动，他培养了无数学生和弟子，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。“文革”的时候田老师傅受到了残酷的迫害，罪名定了一大堆，一直是柏玉堂伺候他到去世。田师傅一生无子，去世前留下遗嘱，家里的资产房子、地都给了柏玉堂，弥留之际嘱托柏玉堂给他申冤，他绝不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。改革开放后，田师傅被平反正

名，补发了一笔精神补偿费用。柏玉堂如数寄给了田师傅在河北老家沧州的前房老伴和子女。

柏玉堂除了得到师傅的真传精通武艺外，也学会了抽签儿算卦的本事，会把脉看病，特别是治妇女的疑难病症更是他的拿手绝活，比他师傅的医术略胜一筹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后来他不看病了，原因只有自己明白。他还有一手绝活——盗墓，他会自己配炸药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定向爆破，他藏有一把精心打造的洛阳铲，可以接到几十米长。他曾经盗了云江市郊外的几座古墓发了大财，然后就洗手不干了。可是他对自己干过的这个行道讳莫如深，决不外传。有人说他掘过郊外一家的祖坟，尸骨扔得满山都是，他矢口否认。他自己说干盗墓这行的早晚要遭报应，会断子绝孙，但他有了一个儿子，他的房间里供着观音和关公，终年香火不断，他平时生活的开销都是弟子们孝敬的。

刁成龙他们几个的拜师礼是二百斤大米、五只小鸡、一百个鸡蛋和几大塑料桶散白酒，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从下乡的山沟里搞到的。拜师礼就在柏家大院举行，他们的师哥都到场了。柏玉堂坐在太师椅上接受拜师。“师傅在上受徒儿们一拜！”刁成龙几个人跪地叩头，行起了大礼。“徒弟一生跟定了师傅绝无二心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如有外心天地难容。”柏玉堂挠了挠自己圆圆的脑袋笑纳了这些礼品，“现在这个年代里难得你们几个还知道旧时的礼数，好，我收你们为徒了，你们按年龄排出师兄弟来。”“谢谢师傅。”他们大声喊着。柏玉堂叫来了大师兄，吩咐以后就由你替我教他们几个的武术，谁不好好地习武严格惩罚他。大师兄就相当于师傅了，刁成龙几个不太服气。

艰苦地习武生涯开始了，每天天一放亮他们就要到柏家大院来练武。初学的时候他们几个是一本正经地学习，天天压腿，柏玉堂要求他们必须把腿压到能脚尖能碰到下巴颏，踢腿能踢倒脑瓜门，甚至要把腿能挂到脖子颈上。他们从弓步、马步、卜步、丁步、虚步、金鸡独立等基本步子、一拳一掌、一招一式地学起，三个人都很有灵气，腿脚也利索，过去又有点基础，几个动作示范了几遍就能学会。习武的间隙帮助柏家干活，吃喝都是免费的，年节别忘了给师傅柏玉堂买点礼品东西。他们学完了十路弹腿后，自以为会了点三脚猫的本事就不正经习武了，开始戏弄教他们习武的大师兄。大师兄这个人比较木讷，武功很厉害但是寡言少语，不愿意和他们交谈，就是把几个动作告诉完后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，问他什么也不解释。晚上的时候他过来检查一遍，谁的动作不到位就纠正一下。柏玉堂高兴地时候过来点播他们一下，比划一个动作。

郑飞虎不满意地说，我们是奔柏玉堂来的，他却安排他的徒弟教我们，他的真传不教我们，这是拿我们几个不当回事，要是这样学下去还到这里来干什么，云江

市的武馆有的是地方，这武术学得还有什么意思，到老了都学不到正经功夫，他想打退堂鼓不学了。刁成龙劝他不能走，怎么也得把几套拳学完，已经开始教他们八极拳的初级套路了。实际上刁成龙有自己的打算，这里每天管吃管喝的，还有美人陪着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，他怎么能舍得走呢。他时常到师母岳玫的房间唠嗑，一唠就是几个小时，他每次出来脸都是红扑扑的，他庆幸自己走了桃花运了。

好景不长，他们本身就是一伙社会混混，一个混沌的目标把他们捆绑到一起，最终注定和柏玉堂要分裂的。很快，刁成龙他们几个就和柏玉堂一伙人闹掰了，原因起于刁成龙和柏玉堂的小媳妇岳玫搞到了一起。平常刁成龙一口一个师母叫着，最后竟然和师母有了关系，最终奸情败露了，险些要了刁成龙的性命。

一天午后，柏玉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把他们堵个正着。早晨，柏玉堂刚刚出去，岳玫就把刁成龙叫到了她的卧室，她脱掉睡衣就把刁成龙搂了过来，没死命地亲了起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宝贝你可来了，我等了一宿了，这老鬼可走了，我烦死他了。”“师母我也想你呀，我害怕师傅把我逮住呀。”刁成龙近些日子里不敢太放肆了，他感觉师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。“你怕什么？一切都有师母给你做主，他敢碰你一根手指头我就和他拼了。”“他可别回来呀，我这几天看他对我都没有好脸，是不是发现我们的关系了呀？”刁成龙那玩意儿软皮蛋似的耷拉着，一点没有精神头。“他回来能怎么样，大不了就是你死我活，我不在乎。卖力点儿，你是什么生蚝子呀，我看你就是一个空筒子了，比老柏强不哪去。”师母撑腰，刁成龙的胆子大了起来，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两个人在床上疯狂起来，门都忘关了，连柏玉堂进来了他们都全然不知。

岳玫根本不在乎柏玉堂，她明白了柏玉堂今天是特意回来捉奸的。奸情败露了，怕也没有什么用了，她扬着头一副不怕杀不怕刮的样子，捋了一下蓬乱的头发说：“你都看到了，我还没有完事没有尽兴呢。”她实在是太嚣张了，拿柏玉堂不当回事。

刁成龙可吓坏了，还尽什么兴呀，这下子怕连小命都没有了。他光着身子跪地告饶说：“师傅都是徒弟的不对，我不是人，你就惩罚我吧。”

“我惩罚你什么，我是好心收留了你，你却搞我老婆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，这个女人是谁，那是你的师母，就和你妈一样，你禽兽不如，犯了江湖大忌，还能有命吗！”柏玉堂已经拔出了刀，横在了刁成龙的喉管上。

“都是我勾引他，是我引诱他上的床，你有能耐先把我杀了吧，让我跟他一块儿去死。”岳玫口气强硬地说，她一把握住了柏玉堂握刀的手腕，往自己的胸上捅去。

其实刁成龙想说是师母勾引他，可还没等他说岳玫先把责任揽了过来，他又没有什么辩解的了，歪着头看着柏玉堂举起的刀，内心里还是挺不服气的，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师母，她不是我妈呀，凭什么说我乱伦。

球子进来了，见到了两个男女赤条条的这种场面火冒三丈，女人对男人最不能容忍是事情就是背着自己去搞别的女人。球子确实是一个和别的女人不同的女人，她在刁成龙生命的危急关头竟然能容忍了他。她冲过去就给了刁成龙几个响亮的大嘴巴，她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刁成龙，你眼睛里还有我吗？柏大哥你把他杀了得了，正好替我出气。”话是这样说，刁成龙是她的最爱，她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，从最初来到柏家大院那天起她就看不上岳玫，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就知道勾引男人，她把刁成龙勾上床那是必然的。她恨这个女人超过恨刁成龙，她的话有一半是冲着岳玫来的，她淡淡地和柏玉堂说了一句：“不过，柏大哥论辈分你是云江市的江湖老大，那么大的手，竟然在你的家里收拾一个晚辈说得出来吗？你心里当然明白，事出有因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还是先管自己的夫人吧。成龙他还年轻，嫂子是过来人，她在怎么也比我们晚辈懂得多呀！”

球子话里的含义柏玉堂当然明白。他说刁成龙乱伦，她自己不也是挺乱的吗，徒弟搞他师母，又是师母主动的。师傅搞徒弟的媳妇，又是他先下的手。球子要是把这事张扬出去，他在社会上可是没有脸混了。球子不冷不热的几句话把柏玉堂的心说动了。他吁了一口气，这个混蛋徒弟是大大方方地把绿帽子给他带上了，他的肺简直都要气炸了。但球子的话他不能不听，他又不忍心对岳玫下手，既然是岳玫勾引刁成龙，杀他没有道理呀。“这么简单地放了他，太便宜了，死罪免了，活罪难逃，我得惩罚他。”

岳玫被球子的话气坏了，那言外之意不就是说她是坏女人吗，她的嘴也不让话：“我坏？难道你是什么好货吗！球子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有屁你就直接放出来。”

“什么意思你自己明白，母狗不掉腚公狗不敢蹭。男女心术正，不怕腚挨腚。”球子把她那些年在农村学到的话都用上了，岳玫哪里是她的对手，嘴里跟不上话了。

岳玫急了，她哪里受过这样的气，柏玉堂平常对她像眼珠子似的，她冲上来和球子厮打起来，滚到了一起。球子毫不示弱，在厮打中明显占了上风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，给我住手！”柏玉堂急了，把两个女人连打带拉拽开了，他又一脚踢翻了刁成龙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，给我在院子里爬一圈，大声说我是狗，我是狼，学狗叫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”

刁成龙连连应诺：“师傅，我喊，我爬……”他光着腚子在院子里爬了起来，